

## || 别开生面的畲族婚礼 ||

◎ 陈永雄

畲族的婚礼是淳朴而充满情趣的，就像土里生长的植物一样，有着泥土与草根的芳香。

和汉族的婚礼不同，畲族在正式举行婚礼前，还有很多的礼俗和仪式。比如“做表姐”、“做亲家伯”等，如同戏剧前面的开场白，又如文章前面的铺垫。

正式举行婚礼这天，男女两家均收拾得干干净净，布置得喜气洋洋。家中大小甚至亲戚邻里也都穿上新衣衫。男家接亲花轿，由四人抬着，鼓手班前头引路，一路吹吹打打来到女家门前。女家早有防备，叫一群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妇女，嘻嘻哈哈，又说又笑地等在门前。见到男方的花轿，用板凳挡住，不让轿子进门，俗称“拦轿”。一些妇女趁机和轿夫推推搡搡，用话打趣、挑逗轿夫盘歌。畲族男女个个都是盘歌好手，况且轿夫

都是青年汉子，浑身上下精力充沛，激情四溢，他们并不示弱，扯开喉咙便唱开了。那些女的也不甘示弱，轮番着与轿夫一首接一首地盘开了，引来了左邻右舍看热闹的人。高亢激越的歌声，在深山旷野中回巡飘荡。那些媳妇姑娘们，边盘歌边向男家人讨“轿包”（红包），俗称“盘歌讨轿包”。就这样，又是盘歌又是打打闹闹好一阵，才让花轿进门。花轿在新娘家的大厅停下后，女家便忙着搬嫁妆送往男家。这边新娘坐在厅堂上，由阿婆梳妆打扮。阿婆是专为出嫁新娘装扮的“职业”高手。你看她手拿梳子，梳着新娘长长的黑发，娴熟地盘着高髻，然后，又帮新娘穿上凤凰装，把新娘子打扮得像公主一样（传统畲族姑娘系盘瓠王之女）。年轻阳光的新娘子经阿婆这么一打扮，光彩照人，整个厅堂顿时亮堂了许多。

按畲族风俗，新娘边梳妆边唱《哭嫁歌》，歌声有板有眼，委婉动听，喜悦中深含忧愁，兴奋中透着悲伤。这是即将离开把自己从小抚养成人的父母、生活多年的家庭的新娘子难舍难弃的矛盾心情的真实写照。装扮完毕，阿婆牵新娘拜





天地、拜祖宗、拜父母。接着，一种特别有趣的“分饭”（即分家）的仪式开始了。新娘站在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竹匾上，嘴含一口米饭，用尽力气向外喷，越远越好。新娘兄弟也嘴含一口米饭向内喷。然后，一起站在凳子上向四处抛五谷、铁钉、钱币、衣扣、筷子等物件，全家人又唱又哭，好不热闹。

仪式结束后，新娘由阿婆牵着出门，边走边哭，边哭边唱，你分不出是喜是忧，是忧是喜，反正这时新娘的心情是混乱复杂的，心中五味杂陈，甜酸苦辣都有。当新娘走到轿前时，母舅便把新娘抱上轿，一时间，哭声、鞭炮声、唢呐声响成一片。新娘坐在轿里，边抹眼泪边唱歌，歌声凄凄切切，百感交集。待起轿后，新娘向轿外抛洒五谷，那情景，如同仙女撒花，以示祝福。吹鼓班在前头引路，唢呐声声，声声悠扬，在深山旷野上空打着旋，打着旋……就这样一路吹吹打打，沿着蜿蜒的山道，向男方家的方向行进。一路过桥，过丁步，过溪，过宫庙，随行的人便将准备好的红蛋抛到桥下、溪中、路上，以敬神祇。







轿到男方家时，多半是掌灯时分。按理这时的新郎家也是一派热热闹闹，谁知男家却一派冷清。按习俗，这时的男家把门关得紧紧的，为了防冲克，男家人多藏匿回避，过了好一阵，门才打开。轿进门后，阿婆将新娘牵下轿，踩着由红布袋铺的地毯（寓传代之意）进屋。

这时候，头戴高帽、身穿礼服的新郎出现了，男方家便开始热闹了起来。随着“一拜天地”、“二拜祖宗”、“夫妻对拜”的高唱声，新娘新郎开始了行拜堂大礼的仪式。仪式中，新郎始终跪拜，而新娘仅作揖口念“万福”（以示公主尊贵）。礼毕，新娘向宾客敬茶，并随意抛撒“果子豆”，寓子孙满堂之美意。

男方家最热闹的时刻是婚宴了。婚宴是在一阵喜炮声中开始的。宾客依辈分大小各就各位入席。酒至半席，新娘由阿婆带到大厅，向长辈、亲朋敬茶，唱“敬茶歌”。这时的新娘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歌声甜美清亮，如茶一样醇香。婚礼第一次出现了高潮。敬茶者向新娘兜里塞红包酬谢，俗称“百家钱”。

觥筹交错，划拳吆喝，婚宴一直延续到深夜。宴罢散席后，接下来的是“暖房酒”。新郎打扮成驸马模样，由新郎的同辈好友扮成“八仙”陪新郎入席。大家都头戴高帽、身穿礼服，以示尊贵。而新娘由姐妹们陪着在洞房中。宴席中，大家断断续续与洞房中的新娘盘歌，你一句我一句，煞是有趣。

宴至“下四盘”（即全席仅剩四盘菜肴），开始闹洞房了，把婚礼又一次推向高潮。闹洞房依次按预定环节进行，每一环节都要唱歌，或叫唱诗。比如：叫门唱“脚踏房外八字开，观音送子天送才”；门开后，进入洞房，边翻床边唱“床头（枕头）床被翻一翻，仔仔孙孙会做官”；床被翻完后，开始四处寻事先藏匿的红蛋、橘子，称作“寻凤凰蛋”；把红蛋全都找出来后，便齐唱《喜庆歌》，结束闹房，回到席上吃“下四盘”。宴毕，送新郎入洞房。

### 畲族婚礼舞

畲族是一个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霞浦有三个畲族民族乡，人口仅次于福安市。1956年霞浦县文化馆组织业余文艺创作组，对畲族婚礼，从实地调查、搜集素材到编舞、排练、演出。霞浦县集体创作的《畲族婚礼舞》，在林之行同志的执行导演下，于1957年晋京参加全国首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一举成名。节目拍成纪录片，其剧照成为《民族画报》封面照，50多年来《畲族婚礼舞》仍然是宁德市民族歌舞团的保留节目。



## || 白露坑小说歌 ||

——畬族文化的一朵奇葩

◎ 蔡起迪

霞浦县白露坑村，在闽浙畬乡被人誉为“畬族歌乡之首”，在一年一度的霞浦县水门乡观音亭畬族赛歌会上，我们听到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畬族歌手传颂着这样一句话：“未到白露坑，不算唱歌人。”白露坑已成为畬族歌手心中的圣地。农历“三月三”我们慕名来到白露坑村采风。当我们走进这个绿荫环绕、古朴幽静的白露坑村时，扑面而来的是一阵阵弥漫着艾草香味的清新空气，把我们这些久居城市积满俗尘的心灵一涤而净。经村委干部介绍，我们来到坐落在白露坑村蓝溪边畬族歌王钟学吉第三世孙钟昌尧老人的家里。钟昌尧老人向我们讲述了他的先祖、畬族歌王钟学吉的故事，并向我们展示了他收集保存的大部分畬族小说歌的手抄唱本。这些手抄唱本因年代久远，纸张已斑驳发黄，布满细密的蛀洞，但钟昌尧老人却把它当做传家宝，用牛皮纸、绸布、塑料纸里三层外三层包着，生怕别人损坏或偷走。他说，畬族小说歌是畬族文化中最独特、最有价值、最有代表性的精髓，现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歌王的后代和传人，他有责任保护它，把它继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钟昌尧老人向我们讲述了他的先祖、白露坑歌王钟学吉的故事。他说，白露坑之所以被誉为“畬族歌乡之首”，与她的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和尊学重教有关。据统计，从清末到民国初年，白露坑就办有私塾三所，出了五个文武秀才，就是这些畬族最早的知识分子，将汉族的章回小说以及评话唱本改编成畬族小说歌唱本，并结合畬族的语言特点，进行再创作，使之成为通俗易懂、易学易唱的畬族文化表达形式，受到畬族人民的普遍喜爱。因此，这期间白露坑连续出现了一大批被称为“歌王”的杰出歌手，如钟学吉、钟延吉、雷德荣、钟学算等，单是钟学吉一人就编了100多种小说歌唱本。接着，钟昌尧老人即兴给我们演唱了一段畬族小说歌《点心歌》：“歌对半夜煮点心/贤娘烧火笑音音/灶前碗碟洗定了/细想贤娘是好心。放米落锅火毛烧/青青烂烂拿来捞/饭那煮了落蒸炊/男人唱歌女人回。歌唱半夜点心来/银瓶温酒提出来/桌上又摆四五样/谁人养女这端才。新做脸盆生端正/贤娘捧水出大厅/你娘捧水郎洗手/盆水没热又没冷。面盆将水似云露